

“齐”生死与“化”生死

——从生死问题看庄子与葛洪的审美立场与意蕴

阳 淼¹, 田晓鹰²

(1. 四川大学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29000; 2.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 社科系, 四川 成都 610225)

摘 要:“齐”生死与“化”生死分别是道家庄子与道教葛洪对待生死问题的重要分歧之一,“齐”生死遵循“道法自然”,“化”生死引导人走向长生,它们不同却又相承。“齐”与“化”二字,在生死观念不同的背后,还引出了它们审美立场的差异与审美意蕴的不同。从这差异之中,可以看出道教美学作为一门宗教美学的一些特点来。

关键词:齐;化;道;生死;审美

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1-0087-05

生死,是哲学和宗教的永恒话题,人之生,并非永恒不逝,绽放得再美丽的花也有凋谢的一天,“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1]630}只有有意识的对死亡的抗拒,才会对生的永恒有着强烈的自觉与自争。作为哲学的道家,把生死看作是自然之道,不过是人所必须经历的循环罢了,以一“齐”字来顺应、消解生死,在生死问题上顺“道”而无为。而作为宗教的道教,却赤裸裸地直面生死本身,于无为中有为。二者在此问题上的差异,带出了审美立场的不同。下面,笔者将分别从庄子与葛洪这两位极具代表性的道家与道教人物入手,通过他们对生死问题的不同看法去分析二者的不同审美立场及其凸显的审美意蕴。

一、“齐”生死

毋庸置疑,庄子是肯定生命价值的,在《庄子》一书中,他一再突出养生、全生的思想,肯定人生命的美好,在他看来,“养生尽年”,这是一个生命在世最好的归宿。正是出于对生命的看重,他对生命之载体——身,也很重视,“养形以存生”,养生就要全身。

他以极其豁达乐观的心态来接受“道”对生死的安排,万物一府,死生同状,都是“道”的不同表现,站在“道通为一”的角度,来告诫世人不要妄测生死,对生死的不执着才是得“道”的关键。

不知死焉能拒死?未遭遇到死又何必怕死?生

与死都是人以不同的状态向“道”的回归。“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之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1]733}生与死皆自然,人生于“道”死后又回归于“道”,即便死后变为“虫臂”、“鼠肝”皆与“道”相“适”,无非是以不同的方式来体现“道”的存在和功用。死并没有让个体的存在就此消亡,而是以另一种样态存在于“道”中,生命被赋予另一层新的含义。人顺应生死,与“道”同化,才是得“道”的表现。“事实上,作为理想的存在,‘死’在庄子那里一开始便既不同于虚无化,也有别于彼岸的现象,它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在’世过程的延续。”^{[2]217}死,也是对存在的一种体验,通过死亡,亦可体验到“道”的存在和功用,况且生死循环往复,无所穷尽:“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归,始终相反乎无端,而莫知乎其所穷。”^{[1]712}

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生死一途,是大“生”。如此,生死之间也就无所泾渭分明了。故而,庄子以一“齐”字来看待生死。

“齐,禾麦吐穗上平也,象形,凡三之属皆从三。”^[3]

“齐,等也。”^[4]

“齐,皆也。”^{[5]131}

* 收稿日期:2008-06-28

作者简介:阳淼(1981-),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宗教学理论、道教审美文化。

基金项目: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发展基金资助项目“道教审美诗歌研究”(KYTZ20060909),项目负责人:田晓鹰。

齐之原意无非就是平、一，生死一“齐”，就是无生无死。庄子作《齐物论》，是乘着“道通为一”的精神来“齐”万物，生死、是非、美丑，都在“齐”之中得到调和与圆融，摒弃了世人对“美”的诸多成见和俗见，从而实现“美”的“道通为一”。

庄子以“齐”展示了生命本真的，复归于“道”的存在状态，让人物一体、死生同状参与到生命的生存变化的每一个瞬间，见证“道”的每一种变化，消除对死亡的恐惧，在生死一如的境界中领略天地万物的无限风光。在他看来，对生死的“齐”是获得“道”的关键，连生死都已经看破，世间又哪来的束缚？

“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1]226}

真人之于生死的齐一豁达，活脱脱整个就是一自然之道的体现。真人，是获得了“道”之精纯之人，以一种自然本真的方式，面向“道”的世界，自然能够生死一如。“真”的发动处，就是“道”的显现处，他是“道”的精髓，永恒而纯粹，呈现的是“道”永恒的澄明之境域，将“道”与天地之美，无所遮蔽的流露。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今彼神明至静，与彼百化。”^{[1]422}

“天地之大美”，是“真”将美完全无遮蔽的显现。如同宝藏总是不容易被开启一样，“美”是不会主动跳出来以令人心醉的面目示人的，它需要在“道”的境遇中出场。“在生死一如中，道最明亮地澄明自身，最强烈地显露自己，因而庄子说‘显则明’。”^{[6]289} 庄子站在对生死“齐”的立场将“大美”在“道”的观照下无遮蔽地显现出来，在澄明之心的境域中，它方能毫无保留地展示。

二、“化”生死

(一)“道”之“化”

尽管在世的“人间之劳”使极少数人以死来作为解脱的手段，但并没影响大多数人对死的抗拒，庄子以“齐”来使死延续“在世”的意义，但仅仅停留于精神层面的理想之境。他对生死的齐一，无非是引导人们秉循“道”的无为精神来迎接死亡，“齐”生死，是为大“生”，仍是对“生”的看重。“然而，当‘死’超越‘人间之劳’而返其真时，它无疑更多的与存在的绵亘相联系：从‘生’到‘死’在此被规定为同一存在由不合乎理想的形态向较为合乎理想的形态转换；与化为虚

无、走向彼岸不同，‘死’作为存在的继续似乎成为‘在’（‘生’）的独特形式，存在的意义也仿佛得到了某种延续。”^{[2]217}

道家与道教的根本不同点在于：前者的“道”是自然之“道”，后者的“道”是神圣之“道”，道教虽以道家为母体，“可神圣总是自我表征为一种与‘自然’存在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存在”^{[7]2}。在生死问题上，“神圣”是与“自然”不同的。

虽然生死都是生命不同表现形式，但道教有着明显的“重生恶死”的倾向，在审美立场上也有“以生为美”的强烈表达。“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过于长生之方也。”^{[8]252}

“生”是人此在最本真、最重要的体验，因为“生”的活力，才显得在“道”造化下的天地万物多姿多彩、美不胜收！在“道”的恩赐与庇护下，天地间流动不息的生气，是源源不断的流露“美”之所在。将“生”看作是天地之大德、道之大化，道教所重的就是尽可能地维护人之“生”的持久性。

道教这种重生、贵生的倾向，是对生死最根本的态度，更是它作为一门宗教的立身之基，也是作为道教美学的根源性奠基，将体现“生”的事物，看作是天地间的最为美好崇高之事，将自己的审美体验建筑在对生命体验之上，对存在的生命体验，是其审美体验得以实现的前提。

在葛洪看来，人人都想“生”，只不过“达人所以不愁死者，非不欲求，亦固不知所以免死之术，而空自焦愁，无益于事”^{[8]253}。言下之意，像庄子那样通透生死的豁达之人，是因为不知长生免死之秘方，焦虑无益，故而豁达“齐”生死。

“生”是天地之大德，人应效法“道”以致永生，对生死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他以一“化”字消解，来彰显道教之“道”的神力。道教对生死的“化”是从对“道”的“化”开始的，道家的“道”原本恍兮惚兮，是自然之“道”。道教的“道”却有形有象，有名有姓，将自然之“道”人格化，为生死之“化”的成立奠定了根基。

“化，变也。”^[9]

“化，谓造化也。”^{[5]131}

“道”之“生”生造化之功，就源于“化”的豁通透达，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方能生生不息，造化万千。“化”既是某种特异的生命转化形式，也是使生命发生转化的动力。葛洪极为重视“化”的功用，明确指出：“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何为嫌金银之不可以异物作乎？譬诸阳燧所得之火，方诸所得之水，与常水火，岂有别哉？蛇之成龙，茅糝为膏，亦与自生者无异也。”^{[8]284}“化”在某种程度上仍以庄子的“齐”为奠基，

人与万物皆天地自然之气所造化，既然人物皆“齐”，物可“化”，人亦能够。“虫之能螫者多矣，鸟之能飞者饶矣，而独举龟鹤有长生之兽者，其所以不死，不由螫与飞也。是以真人但令学其道引以延年，法其食气以绝谷，不学其土螫与天飞也。”^{[8]49}

生死皆可“化”，生死皆“道”之造化，“化”将生死归于一处。

“物生谓之化。”^[10]

“化犹死也。”^{[5]818}

道教对生死困境的转化，不光是提供了“化”的观念，还为“化”提供了可以实现的可能，在生死问题上的一个显著突破就是其宗教理想——成仙。

“老而不死曰僊。僊，迁也，迁入山也。故其制字人作山也。”^{[5]131}

“夫神仙之法，所以与俗人不同者，正以不老不死为贵耳。”^{[8]174}“仙”由人“化”而来，其根本特征之一就是人的长生不死，这是人在道教的语境下对生死的一种超越，“仙”的肉身成道就是“化”的真实表现，对“道”永恒性的向往，也是道教“化”生死的最终落脚处。

(二)“化”生死

“化”是“道”的自然之功，是人与万物天然的潜力。道教将形化看作一种现实的存在，看作道之中最自然、最伟大的实现。“变化的初谊即为化其旧形，以继续其生命，可视为个体生命继续存在的一种方式，扩而大之，则可解释为种族群体，乃至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的大生命。”^{[11]139}

“化”有变形、变状之意，道教的神仙首先是通过对人的死亡之“化”来实现自身的。与庄子将生死托付于“道”不同，葛洪将生死托付于人自身。“由兹论之，夭寿之事，果不在天地，仙与不仙，决在所值也。……我自有身，不能使之永壮而不老，常健而不疾，喜怒不失宜，谋虑无悔吝。故授气流形者父母也，受而有之者我身也，其余则莫有亲密乎此者也，莫有制御乎此者也，二者已不能有损益于我矣，天地亦安得与知之乎？”^{[8]137}

天地养育我，但并不“生”（指长生）我，我身在世与否，不在天，在我。人作为“道”化育下的“有生之灵”，理应分享“道”的神圣性和永恒性。葛洪是当时神仙道教的代表人物，也是“神仙实有论”的积极拥护者，在他眼里，对道教“化”生死之可能性的证明，便是对神仙实有的最好脚注。对神仙实有的证明，说到底，就是对入能否超越肉身的有限性，能否成功地实现“化”的证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神圣是一种真实的实在，因此它同时也是一种力量，一种灵验，以及是生命和生命繁衍的源泉。”^{[7]6}在葛洪那里，神仙不

仅存在，还有形有貌，有其神迹，并通过为其作传的形式，以一个信仰者的坚定态度，来证明神仙的实存，并且是可学、可致的，将生死超越的大门向每一个信仰者打开。

葛洪的“化”生死，不仅仅停留在可能性的证明上，还深入到可实际的操作层面。在《抱朴子内篇》中，对人如何向仙的“化”做了详尽的阐释，将炼丹、修行、日常伦理、游历、符篆等一一道来，更作《神仙传》来讲述许多得道之士，成功的“化”生死、“化”万物，仿佛自己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一般，在他那里“化”生死得到了实证。“变尽旧体而有新体谓之化。”^{[5]818}“仙”是人的生命中神性的提升，是有形有象的。从形的角度上来看，“仙”是旧形已去，新形已生。“化”不仅是成就自我的前提，亦是他异于世俗的表征。对一个在世的存在者而言，有形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生”，“生”的绵亘，要从“身”上开始，“身”对“化”的参与，是对神仙实有最好的证明，它将人得道的一面展现开来。身，即“生”之形，有“生”才有身，身是“生”的表现形式。“成形之谓生。”^{[5]163}有形有象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生”，同时，身的长存也是对“化”生死功用的体现。

“仙”的“化”生死，超越了血气骨肉之“身”，与“化”同在。葛洪重“生”而贵“身”，只有“生”之有“道”，才能以“身”得“道”，无“身”而“生”不立，“身”是葛洪用“化”转化生死问题的关键。所谓“全身以享天年”，就是以“身”来承载“生”之大道，由人到仙，是从“身”到“生”的过程，从“身”做起，为求“生”向“道”的根本，就是要人为的“有以致”，方能治“身”而“身”生。仙人的成仙修炼，炼成得道之“身”，体现“道”的“生”性！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为“身”之化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打下了理论之根基，在《神仙传》中以现成的例子，来讲述“身”之化的神奇与美！《神仙传》中的仙人，虽得道的经历不一，“身”态各异，妍媸不同，但都不约而同地散发出“生”的气息。甚至连凡人，得神仙点化，其“身”也可发生改变，“仙”得长生之道，在身体容貌上异于常人，在形貌上体现出“少色”、“童色”，远离衰老腐朽。食芝草、吐纳元气，变化无形，腾云而游，“化”得越深，越显示出长“生”之色，焕发出“生”的神力。

得“道”之身非常身，“化”身外发而为“化”术，能呼风唤雨、力举千钧、渊中召龙、福祸自知、起死回生，就连“身”也常幻化不已，不为一具固定的皮囊所限，此时的“身”早已面向整个生生之“道”了。

这具“化”身，源源的流露出一不尽的“生”生之色，能人所不能，显人所不显。这就是由仙人之“身”表现出来的“道”之“生”的奇景奇观，所流露出来的生生之

美。同样是人，为什么别人能美寿延年，“身”发异彩？遂然而生无比向往之情！

面对世俗中不可回避的死亡，葛洪赋予了其“特定”的“生”的含义，以身“化”解之。李少君的“蝉蜕”、左慈的“尸解”等，皆以“化”的方式脱离尘世，把“死”看作对“化”的成全与解脱。这些不同形式的仙人之“死”，并不是走向世俗意义上的死亡，而是以另一种方式达到长生！而所谓的“死亡”，无非是对其生死之“化”的一种成全，或是促使其肉体成为“化”身的解脱，是对“神仙实有”的一种无法用现实来验证的证明，即信仰的证明。“化”从“身”上成全了“生”，但最终为了“生”扬弃了“身”，此时的“身”已经得到了质的飞跃，走向了“生”的境域，不仅长生延年，还充满天地间的生机活力。

“化”可谓绝妙，实乃新生，旧体不死，新体不生。可知道教求死而为新生，或求变而不沦于灭。人的可“化”是宗教践履的产物，“化”是人积极地向“道”力量的借助，是“化”让一直困扰着人的生死难题得到了圆寰，“化”的起落不在遥远的彼岸世界，它贯穿于整个人向“道”的历程之中。

(三)化“生”之美

生死之“化”仍是一种物化，“化”的独特之美，仍源于庄子，于“化”中可见道家与道教血溶于水的亲缘性。庄周梦蝶之“化”一直被认为是审美的极高境界，也可以作为道教化“生”之“美”的开端与奠基。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蓬蓬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1]58}

庄子在梦中化蝶，且栩栩然，那么真实！蝴蝶之“化”与我之“化”交相辉映，人物相融，审美主体进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1]79}的审美之境。以“化”言之，人不是物之外的存在，他应该进入物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己身感受物的存在与生长。在“化”的基础上搭建的是人物相融的审美平台，而非人物相分。人物相融之美，物对于人来说已经不是异己的、疏离的存在了，它们互相辉映了相互的光彩，成为对方生命和心灵的载体。而人的生命和心灵也由此获得了“道”的实现。审美主体在“化”的状态下，物我、内外之分顿然消逝。审美主体幻化为审美对象，又将对审美对象幻化为自己，将身外和心外之世界逐渐融入心内之世界，获得如同“真人”般的审美自由和享受。

梦中化蝶，庄子在这里没有安置一个宗教性的空间，只是世俗日常中的一个片段，以化入梦，借此来告

诉世人，由蝶我之“化”得来的物我相融之美，是真实可感的，但道教的眼中，更是可以实现的。葛洪的“仙”的生命内已然蕴藏着“道”的力量，通过“化”而“拿来”，再通过“化”而施发。“道”通过“化”而赋予了“仙”之不可思议的伟力。对于已“化”或是在“化”的人而言，他已将身心与“道”全然相托，全部融于“道”中，本身就是“道”流光溢彩之美的溢出，不分彼此，没有片段一说，整个就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他可以在“须臾之间，化为老翁、小儿、车马，无所不为。行三十六术，甚有神效，起死无数。”^{[12]168}也可以“一日能行五百里，力举千斤，一岁十二易其形”^{[12]121}，更可以“或升太清，或翔紫霄，或造玄洲，或栖梧桐，听钧天之乐，享九芝之撰，出携松羨于倒景之表，入宴常阳于瑶房之中，易为当侣狐貉而偶猿抗乎？”^{[8]189}“化”的神奇之功，让人仙之界限截然分明，“仙”将“道”之自然造化之功通过特殊的宗教途径内化为自己的生命，从而实现己身的大“化”。有了“化”的神奇力量，“仙”的种种神迹才有可能，他不再是心灵的单独飞翔，而是心灵与形体的比翼齐飞。道教的仙人凭借形体的变化，法力的施展，天地不为我所拘，上穷碧落下黄泉，可以凭借“化”身飞翔于天地中的任何一个角落，能观人所不能观，美人所不能美。内外世界的界限顿然消失，身心随着“化”，飞翔起伏，将我融入天地，天地也内化为我的存在，何其逍遥！“化”的对象不仅是生死，还有至大无垠的“道”，“化”后的美，不执着于与某物片刻的物我相融，而是与“化”整个的持久永恒的绽放。

“你必须蜕去你自己的皮，才能让超然的美出现。”^{[19]83}蝴蝶本身就是化化之物，天生就具有“变”的特性！它原本是毛毛虫，后来却变形为蝴蝶，成为婀娜多姿的象征，自身就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这种看似神话理想的实现不是一种物物之间的等量交换，不知道毛毛虫体内集聚了多少力量才能完成到蝴蝶的蜕变，由在茧中的蛹，到美丽婀娜的蝴蝶，再到庄子的蝶梦，它一直在道中“蜕变”，这种改变也不是形与形之间的等量交换，而是能量的提升。

“化”生死是走向“化”生之“美”的必经之途！正是在“化”的功用下，人蜕去自己凡俗的皮，以超然、卓越的美出现。“化”是生命最好的证明，“生”是“化”得以实现的前提，“化”是流变的，不是僵硬的。“化”生之“美”的神奇之处在于审美对象不仅具有变化的无限可能性，还在于亦具有不确定的真实的存在性，它瞬息万变，无法揣度，谁也不能对其做出预见；它以瞬间生成和瞬间变幻的方式呈现自我及自我背后“道”无限生成性，任何一种可能都是“美”的一个瞬间的存在形式，而在经历了这个瞬间的欣喜之后，“美”又以

另一种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形态万变。每一形态之变幻,都吐露出无穷无尽的审美意蕴。不断的因为这万千化化之象,而见万千化化之美。“仙”之变化多端、仪态万方,所施之术更是幻化奇妙,会很容易地在审美者心中泛起阵阵涟漪,惊叹“造化”之神奇,引起丰富的联想和想象,使心灵沉浸在物化之美的天地里,心也随之而“化”。“化”是“生”,是“美”,是“生”生之“美”!而这“美”是永恒的、真实的、善意的,即便仅仅是那样生一个瞬间,却带来持久甚至是永远的愉悦。

结束语

庄子“齐”生死,主张生死一如,但仍然立足于“生”,不畏死、不拒死是为了更好地“生”,关注的仍是当下世界。葛洪的“化”生死对此岸世界的关注更甚于庄子,他没有把生死难题推向来世,或天堂地狱,而在此岸世界中予以解决,这是道教在生死问题上的独具魅力之处。葛洪的“化”是建立在庄子的“齐”的基础之上,正是因为人与万物之“齐”,方能有人与物之间的感致可化。

庄子也主张“化”,一则他的“齐”生死一如可以说是“化”生死一如,化生为死,化死为生,但仅仅止步于此。二则他的“鲲鹏之化”,讲的是物物相靡,物物相化,为道教的“化”的实现种下了“现实”的种子。三则著名的“梦蝶之化”,讲的是物我为一、物我相融,既是审美体验,又为宗教体验埋下了伏笔!他既是道家的中流砥柱,也是道教的南华真人。

“化”生死是葛洪宗教愿望和审美愿望得以达成的根本途径,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美”的体验贯穿于“化”的始终,伴随着“仙”的长生!从葛洪的“化”中,可以看出道教的那种强烈的“我身在我不在天”的积极向上情怀,面对生死,不甘于自然宿命的安排,依

靠自己的力量来超越。“化”的观念并非其独创,自古有之,葛洪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将“化”的伟大作用停留于义理的阐释,而是将它的具体实现一一呈现。《抱朴子》的义理阐释,《神仙传》的实证说明,相辅相成,共同将葛洪的“化”生死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展现开来。由“化”给人带来的美好愉悦,让人不仅领受到了神奇的宗教体验,还有与“道”为一的审美体验。

葛洪的审美立场是建筑在其生死立场之上的,人只有先确证生命的体验,才有信心去经历“美”的体验,是生命让“美”存在并向人敞现。人对“美”的呈现就是对“美”的存在状态的守护与欣赏,亦是对生命的证明:“美”在成为“美”的过程中,人已然将生命纳入其中;人作为“美”存在且发生的参与者,欣赏着“美”,守护着“美”!

参考文献:

- [1] 郭庆藩(清). 庄子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61.
- [2] 杨国荣. 庄子的思想世界[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3] 说文[M].
- [4] 汉书·食货志下集注[M].
- [5] (清)阮元. 经籍纂诂[M]. 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2.
- [6] 那薇. 道家与海德格尔相互诠释——在心物一体中成其人成其物[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89.
- [7] (罗马尼亚)米尔恰·伊利亚德. 神圣与世俗[M]. 王建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 [8] 王明校. 抱朴子内篇校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9] 后汉书·张衡传注[M].
- [10] 素问·天元纪大论[M].
- [11] 李丰懋. 抱朴子——不死的探求[M]. 海口:海南三环出版社,1992:139.
- [12] 邱鹤亭. 神仙传注译[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13] (美)爱莲心·周炽成. 向往心灵转化的庄子·内篇分析[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83.

责任编辑 刘荣军

Equating or Changing Life and Death

——The Aesthetic Position and Meaning of Zhuangzi and Gehong from the Problem of Life and Death

YANG Miao¹, TIAN Xiao-ying²

(1. Institute of Taoism and Religious Studi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2.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hengdu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Chengdu 610225, China)

Abstract: The ideas of equating life and death or changing life and death are the important difference between Taoist Zhuangzi and Taoist Gehong with regard to the problem of life and death. By equating life and death, it means to follow the natural law, but the idea of changing life and death lead people to eternal life. The two words “equate” and “change” differ not only in the idea of life and death, but also in the difference about aesthetic position and aesthetic meaning. Although they are different, the former imposes influence on the latter. From their distinction, we can understand some traits of the Taoist aesthetics as a subject of religious aesthetics.

Key words: equating; changing; Tao; life and death; aesthetics